

臺灣青少年小說巡禮第九回

鬼月談鬼書——《殭屍來了》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博士 | 王宇清

壹、前言

農曆七月，是華人傳統上的「鬼月」，本回趁著這個特別的月份，應景來談一本與鬼有關的近期作品——《殭屍來了》。

當你看見／聽見《殭屍來了》的書名時，你的第一個反應是甚麼？恐怖？晦氣？鄙俗？怪力亂神？又或者興奮地睜大眼睛，迫不及待想一讀為快？筆者心想，不少讀者應會皺起眉頭，絲毫不感興趣，甚至感到拒斥、不以為然吧。

任何反應都合理。文學作品反映時代，也反映作者和讀者自身的成長背景與價值觀，而你對書名的反應反映讀者來自於宗教的影響與對文學的態度下，對殭屍的觀感。對國內外青少年小說與文化稍有關注的讀者，一定都知道，鬼怪題材無論在文學或是電影上，都正方興未艾。然而「鬼怪」題材的本土創作在臺灣的少兒出版市場素來少見，與國外此類翻譯作品風行市場狀況，形成矛盾的對比。這個現象或許與傳統價值中「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觀念有關。而以「殭屍」為題材得到國內少兒文學大獎的《殭屍來了》，必有其特別之處，且待本回為各位細細探究。

貳、故事概要

《殭屍來了》為第 21 屆九歌現代少兒文學獎評審獎得獎作品，作者為顏志豪。講述臺中縣清水鎮的一個小男生阿福遇見殭屍的故事。阿福看見有個殭屍從電影銀幕中躍出，並且尾隨自己回家。然而，卻沒有其他人能看見殭屍的存在，因此也無人相信他。這位躍出電影螢幕，來到現實生活，試圖與阿福交友的「殭屍先生」，在一次又一次保護阿福、不斷吸取壞人精氣的過程中，逐漸成為現實中真實存在的殭屍，而引發了社會恐慌，最後政府甚至出動了軍隊追捕殭屍，而阿福卻無法保護如同朋友一般的殭屍先生。

參、文本分析

一、活躍的扁平角色

主角阿福是一個稚氣、鬼靈精怪，卻孤獨、渴望友伴的小男孩。而他對自己嗓門大、情緒起伏也大的阿福母親，可說是整部作品中最為搶眼的角色。而與之相應，溫吞的父親形成了讀者熟悉的歡喜冤家典型，增添了通俗的趣味性。書中的角色大多以單面向，沒有複雜的性格心理層面描寫，營造出濃厚鄉土味、單純率真又樂天的一家人，一言一行都都像是不少人熟悉的

臺灣家庭喜劇中的扁平甘草小人物。正是這種近似於扁平的角色塑造方式，使得這部小說更具有濃厚的喜劇效果，而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讓讀者能夠感受到一股熟悉的真實感。

二、港片文化元素的延伸與顛覆

香港電影，某種意義上，在 60-80 年代臺灣兒童成長過程中是佔據獨特位置的一種文化經驗。憶及童年時期，筆者家中雖無觀賞這些「港片」，但無論鄰居、同學，有極高的比例都為港片瘋狂，絕非誇大，香港電影文化可說深入了臺灣人民的生活。以殭屍題材而言，「暫時停止呼吸」、「一眉道人」等影片，恐怕沒看過也聽別人提過，筆者認為，經歷過港片黃金時期的臺灣人來說，華人的「恐怖片」，幾乎等同於香港的恐怖片了吧。延伸自殭屍電影裡的面對殭屍危害的相關退治與自保法則，「摒住呼吸」、「貼符咒」等相關招數，也自然地融入《殭屍來了》。

或許是香港殭屍電影給人的印象，一提到殭屍，有不少讀者便認為是一種低俗、怪力亂神的題材。《殭屍來了》中的殭屍先生，的確在外觀、氣氛上與殭屍電影上有高度呼應，但仔細觀之，其中卻有令人驚喜的創意開展。

《殭屍來了》中的殭屍「殭屍先生」，顯然有別於電影中嗜血虐殺，毫無情感與思考的殭屍，是一個經過「軟化處理」，符合兒童文學「安全守則」的角色。他雖然有尖銳的獠牙，但只吸壞人的血，而且壞人被咬，也不會因此轉變為殭屍；不只如此，他還具有人性、會思考，更會保護弱小，甚至是為阿福帶來了幸運的「幸運殭屍」。此外，作者更安排了一個巧妙的機制，即是這個從虛構電影中躍入現實的殭屍，除了主角外，一般的凡人原本無法看見，一開始被吸血的壞人也不會因此轉變為殭屍。直到殭屍先生吸多了壞人的血，卻會在真實世界中逐漸現出原形，才「逐漸進化成真正的殭屍」，此後殭屍先生變得不得不吸血，並且會讓別人轉化為殭屍，而他的良知，也為這個角色帶來道德兩難的衝突與張力。

三、主題與衝突

「禁忌」的碰觸與踰越，原本是挑動讀者情緒，引發興趣的手段之一，在通俗小說中，人鬼之間的情感關係，經常是最重要的劇情核心。人鬼之間原本存在的對立隔閡，使得人鬼之間的來往成為一種禁忌。在人鬼交往的過程中，原本被視為惡之存在的鬼怪，真的全都是惡者嗎？而人類又絕對善良而弱小的一方嗎？人鬼間的友情，甚至愛情，更是牽動讀者情緒的經典主題。

《殭屍來了》的故事核心，同樣在於探討「友誼」的意涵。殭屍和人類的小孩，可以當朋友嗎？過程會是如何？結果又會如何？是推動劇情的幾個懸念。透過這些懸念，讀者心繫殭屍先生的安危，也為兩人絕望的友情牽掛不已。當殭屍先生受到軍隊包圍，面臨被消滅的危機時，阿福吶喊著：「他不是殭屍，他是殭屍先生！他是我的朋友，為什麼你們這樣傷害他？」（頁 204）可說是全書中最撼動人心的一句話，點出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經常會遇見先入為主、以偏概全所導致的歧視與排擠，以及對社會中多數暴力、欺負弱勢的溫柔控訴。

肆、思考延伸

《殭屍來了》，從嚴肅的角度來看，似乎有些 kuso（惡搞、無厘頭），充滿嬉笑喧鬧，荒誕不經的情節。但真是如此嗎？

惡搞或無厘頭，對許多重視文學嚴肅性的讀者來說，是不被欣賞的特質，但並不應與美學上的「滑稽」、「戲謔」相混淆。Kuso 在文學上給人的負面觀感，主要在於劇情的合理性和文學性兩方面。「劇情的邏輯」——合理性，故事的情節前後事件的發生，具有其前後的邏輯的必要性，同時也是為了鋪陳故事意義所必須發生的必要事件，並非憑空出現，或僅為了搞笑或是為了出人意料，與後續的發展無甚關連的「天外一筆」。

對於作品文學性的重視，則是包括了文字修辭與內容深度的要求。較具嚴肅文學性的作品，要求文字精準，修辭與詞彙的技巧多樣而富於美感；而在內容深度上的要求，通常指對作品具有引導讀者思考人生意義的功能的期待。對於青少年小說寫作來說，有時在文學性的取舍上是相當兩難的。對於年紀越小的讀者來說，所使用的詞彙與修辭，多少要考慮到讀者的理解程度；而從閱讀的休閒樂趣而言，大多數的讀者都會喜愛劇情起伏較大，容易理解的作品。

而《殭屍來了》，在看似 kuso 的調性下，其實有著不少細膩用心的編排與設計，以下試析論之：

一、奇幻氛圍的營造

奇幻文學原本就是具有「顛覆」特質的文學類型，因為它原本就是跳脫現實約束，顛覆日常經驗的文學。在《殭屍來了》，則主要運用了「誇張」的手段，來達成一種與現實產生巨大反差的奇幻感。

「誇張」本身就能夠讓寫實／真實的描述產生形變，彷彿相機的超廣角鏡頭一般，在真實中營造出不可思議的感覺，這也正是「魔幻寫實」文學經常使用的手法。

首先，主角一家的心思單純，近乎「無厘頭」的言行，使得角色如同幼兒卡通人物般扁平逗趣，然而這樣的誇張卻又似乎在現實可能發生的範圍內，使得這種荒謬產生了妙趣橫生的感覺。另外，當殭屍現身，各式各樣看似荒誕不羈的殭屍退治法，在故事中卻是那樣理所當然的被接受。人類荒唐可笑的反應，在小說世界裡卻又具有其合理性與嚴肅性，這樣的經驗衝突，使得這部小說更帶有一種卡爾維諾式、荒唐的魔幻寫實風格。（可參閱《馬可瓦多》）而當我們看著書中角色認真嚴肅的態度來展演令讀者咋舌的可笑荒謬，在營造出喜劇情境之餘，卻又不禁讓讀者得以反思，我們的真實生活中，許多的現象，和書中人們的荒謬，又存在多少差距？

而作品中也不斷對日常生活進行顛覆，或者說「翻轉」。首先，是翻轉了平淡的日常生活。故事發生的場景，是臺中的小鎮清水鎮。殭屍的出現，無疑在這個寧靜的小鎮投下了一個震撼彈，讓平凡小鎮不僅變成充滿恐懼、荒唐的世界焦點，巨大的翻轉讓讀者的情緒高張。

近幾年西洋有的喪屍 Zombie（或亦稱殭屍）災難影片，又再次掀起熱潮。作者將東方殭屍

電影元素「被咬了會死」、「被咬了會變成殭屍」，與西洋喪屍電影中感染喪屍病毒造成巨大災變的末日景象相結合，將殭屍先生所帶來的危害提升到了生化危機的層級，動用了大場面來營造殭屍先生所帶來的恐慌，卻同樣以帶有荒謬的誇張來保留逗趣感，也帶來了有別喪屍末日題材，舊酒新瓶又中西合璧的新鮮感。

此外，如同先前所提，作品中的殭屍先生，是顛覆傳統的新版殭屍。進一步觀之，電影中如同「惡鬼」的形象存在於一般人心中的殭屍，來到人世間卻不是如此。作者在此戲耍了一個有趣的觀念：電影中的殭屍與真正的殭屍間的差異。在電影的世界中，殭屍是存在於人世的，而在阿福的世界，殭屍卻原本只存在於電影中。

假若作者僅是依照殭屍電影中的慣例，讓阿福遇見「真正的殭屍」，或許就少了點新意。作者的創意點在於，「殭屍先生」看見了作為觀眾的阿福，並且鼓起勇氣跳出銀幕，擺脫了原本作為電影角色，受到劇本限制的既定人生。這個跳出銀幕的電影角色，打破／串接起幻想與真實的空間，使得這個發生在真實社會的故事，有著既寫實又奇幻，獨特的魔幻寫實氛圍。

二、反讀文本

《殭屍來了》縱然妙趣橫生，但文句段落和邏輯上還有不少不夠細膩周延之處，難免使讀者的閱讀世界受到干擾，不得不從沉浸的狀態中脫離，無法全然融入故事裏，是頗為可惜之處。

例如：殭屍先生吸的不是血，而是精氣（頁 137），但殭屍先生卻又不願意吸人的血，而改吃鴨血和豬血。（頁 186、198），少破壞了故事敘述的可信度，顯然應還能設計得更細膩合理才是。

另外，故事的一開始，故事便呈現殭屍先生原本所來自的電影《殭屍來了》，在讀者心中建立了殭屍先生的在電影中的虛構人生。透過這樣的方式，殭屍先生在現實中與阿福互動所產生的人鬼情誼與命運的前後呼應，產生了更多文學況味，是相當出色的安排。然而，部分略顯不自然的描述，卻又減弱了前後呼應的嚴密邏輯。例如：「殭屍先生也知道，他是被捏造出來的，所以他沒有歷史，也沒有記憶……因此，他想跟阿福共同創造屬於自己的回憶。」（頁 135）正是因為化身為殭屍的福爺對於自己做為虛擬角色的過去有記憶（這當然也是一種歷史），並且能夠進行後設思考自己的身份問題，並且跳出銀幕，追求真正的人生，與他身不由己的過往，產生了具有文學性的張力。這段描述，顯得有些過度渲染。

最後，還要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來邀請讀者一起思考。書中設計讓殭屍先生無法言語，因此無法為自己抗辯，固然可以凸顯他的弱勢處境，但換個角度來看，如果設定上，殭屍先生能夠說話，那麼又會是甚麼樣的局面呢？人們是否就會傾聽殭屍先生的心聲呢？又或者仍舊無法被誤解，更顯得有苦難言呢？讀者不妨思考這的可能性，會產生甚麼樣有趣的變化和結果。

伍、結語

或許有些讀者仍會認為由殭屍電影發想而來小說，不過是片段的拼貼重組，仍舊難登大雅

之堂。但其實上，每個作者童年所受到的文化與環境養分不同，童年未必也不能只停留在對不斷消逝的老臺灣、農村環境的追憶。70 後、80 後甚至 90 後的新世代的寫作者，也用他們的文字和方式，緬懷他們的童年，同時也向自己的文化致敬。當我們面對作品時，能夠抱著更開闊的欣賞角度，或許能夠讓更多取材自本土生活經驗的作品有呼吸發展的空間。《殭屍來了》，正式透過對自己的童年的影視經驗和回憶的挖掘，反思，加上創意的顛覆手法創作而成。

而底限或許是：孩子們似乎天生喜歡兩種特質的作品：好笑的，還有帶有點恐怖的。透過妥善處理的恐怖，可以認識恐懼，更可以激發想像力，也可以很省思，很文學。如同《殭屍來了》這樣的作品，在恐怖又逗趣的情節下，仍保有值得欣賞的文學技巧和引人省思的內涵，也跳脫多數青少年小說環繞在家庭問題與成長起蒙寫作框架。儘管有文字生澀、構想略失周嚴的新手問題，《殭屍來了》仍是一部在臺灣青少年小說發展上難以忽視的一部風格之作，相信不少孩子，以及曾經經歷那段殭屍在大小銀幕裡跳過來跳過去的日子讀者，都會喜愛。

延伸閱讀

1.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倪安宇譯。《馬可瓦多》（臺北：時報文化，1994）ISBN 9571314463
2. 顏志豪著。《殭屍來了》（臺北：九歌，2013）ISBN 9789574448951